



栗谷全書
四

疏劄

卷二十七

~ 16
2426
4



和
2426
37-4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四目錄



疏劄二

玉堂論乙巳僞勳劄

七劄

十六劄

四十一劄

擬陳時弊疏

代白參贊仁傑論時事疏

辭應教兼陳所懷疏

論朋黨疏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四

疏劄二

玉堂論乙巳偽勳劄 庚午

伏以叛逆天下之大惡也其為人也必誅其在法也
 罔赦凡為臣子者生當為不共戴天之讎死當結萬
 世同憤之怨嗚呼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則孰敢有一
 毫庇護逆臣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
 社之號生於樂禍忠賢受叛逆之罪兇慝錄衛社
 之功故萬姓不敢言而敢怒怨憤之氣徹天徹地焉
 耳今者衆怒之積如久壅之水不決自潰公論之發
 出於國人不可沮遏則順輿情定國是正在今日而



自 上雷難至此者良由 殿下於姦兇之情狀尙未洞照只求其名不求其實耳臣等雖已陳達猶未詳盡今請滌其源而極言之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尹任構隙銜怨日深於是有一大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爲禍胎矣元衡與李芑等潛謀祕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爲報怨之術不顧宗社興亡 仁廟卽降元衡等乃造不測之飛語欺罔 文定驚動 明廟每以爲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也 文定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冲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茲不能不動於邪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

弟入承丕緒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與李芑等挾憾煽毒將殲善類鼓無根之說搖動宮掖脅制朝廷尹任固爲机上肉而柳灌柳仁淑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圖大利誣飾進疏敢欺 君上于白日之下兇謀旣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麤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迹罪非其罪矣况柳灌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旣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壻李德應輕躁怯弱可憐以威遂誘

負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姦摭撫其稍涉不道者定爲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鞠得情明示典刑誰夫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遞或罷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古未聞討叛誅逆之舉迂回不明若此其甚也至於璫之被訊也酷加淫刑極其慘毒璫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招鳳城之死出於金明胤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產慙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鬪牆成於元兇之鍛鍊紛紛告變者不知其幾此由罔

蔽君上羅織忠賢冤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兇恐其姦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鎮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彼誠叛臣也則旣誅之後人所同惡衆心帖然矣奈之何清議日沸人情不服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僅能鉗制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明宗大王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癘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騁怪盲風怪電暴發無時桃李冬華山冢峯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蟲之妖史不絕書迄于殿下變怪尤酷殆無虛日夫孰使

之然哉豈非大寃未雪傷和召診以至此極哉明
廟末年天誘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
劔忽捐睿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
而望庶見天日還昭而需恩中止此亦機會未發而
然耳今則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寃願食
姦兇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姦之一大機會乎明宗
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慈聖垂簾伸雪之恩益
如春和在今殿下不過遵先志奉慈衷以終
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乎廟堂老成之
相孰非先王之股肱乎朝著夙夜之賢孰非先
王之臣子乎先王仁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天地

父母一朝昇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纒踰若
使乙巳之人稍有可疑之迹則今日爲何等時而乃
欲伸雪如此其汲汲耶爲人臣子者乃捨沒世不忘
之先王而欲庇叛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
是耶若殿下終闕俞音則此以叛逆待乙巳之人
也乙巳之人實爲叛逆則是今日滿朝衣冠摠汚黨
逆之名舉國之人無非亂臣賊子之徒也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此臣等所以不勝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
也目今公議否塞人心恟懼如沸如羹罔有攸屆今
日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僞勳則終無以鎮慰衆
情肅清朝綱而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之存亡未可

知也噫姦兇威脅士林動輒構禍者爲日已久削動
二字人不敢出諸其口豈非積威所劫心膽墮地而
然哉大臣引而不發兩司言而未瑩臣等忝在論思
之地亦不免赅赅嚙嚙今始盡達臣等之罪大矣伏
願 殿下深思共斷先責羣臣以不能盡言之罪然
後渙發 俞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復官爵還其
籍沒姦兇之輩悉奪官爵因削僞勳告于 宗廟社
稷與一國更始上以繼 先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羣
賢九泉之冤毋使一國臣民盡汚黨逆之名 宗社
幸甚生民幸甚

七劄

伏以冤痛不可不伸兇慝不可不誅僞勳不可不削
舉朝力爭久而益激 天聽邈然峻拒日甚反覆思
之未曉其故豈不以辭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致 天
鑒尚未洞照而然歟臣等請枚舉當時之事明其誣
罔之實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初構禍之時尹元
衡簧鼓邪說欺罔 文定下密旨而亦不顯言叛逆
之狀鄭順朋李邕林百齡等陰囑兩司欲罪尹任柳
灌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則欲隨其指
喉其他臺諫持正議不撓於是兇黨相顧罔知所措
林百齡乃倡告變之謀夫叛逆天下之大變也當聲
罪致討使人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可也安有潛謀

祕議陰囑兩司之理而臺諫亦人臣也安有食人之祿而欲護逆臣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一也忠順堂入侍之時李芑進言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因議其罪竄任罷仁淑遞灌彼誠叛逆則李芑於任等有何畏忌而不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安有形迹為辭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朋之一疏疏中誣飾無所不至而今按疏辭則論尹任之罪者不過丁酉之事也且順朋既知任等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悉陳之而追疏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三也

元衡既以飛語熒惑 文定而又造謬書以誣 恭懿至今臣民尤不勝痛骨之至惟我 恭懿王大妃聖神之配任嬖之儔尹任縱有姦計 恭懿王大妃當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祕兇謀與之交通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雜犯死罪必窮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刑况治叛逆之賊乎任與二柳之死也不問其情不取其服此不過速殺掩口以祕其邪術而已此其為誣罔之證五也璫之逆名始於尹元老之亂言當其時也中廟在位 仁廟在東宮尹任雖無狀豈有捨此二聖而豫附他人之理乎且璫年長於 仁廟十四

年豈有以璫爲仁廟嗣之理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六也當仁廟大漸之時尹任之入侍大內固有罪矣但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姦計則宮中耳目不爲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者乎傳授之時旣無異議而乃以德應之誣服斷以叛逆竝及無瑕之兩柳此其爲誣罔之證七也治逆討叛王法之至嚴者也當據大義以訊其情安有潛行誘脅以取誣服之理乎德應之被訊也林百齡甘言于外宋世珩詐泣于內使愚妄之人信其利口欲以陷人之功苟免其死此其爲誣罔之證八也許礮閔齊仁初附姦兇欲取富貴而及其羅織日熾鍛鍊日酷

以錄僞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始悔悟漸與姦兇不合遂得重罪齊仁則至於削勳兇黨之中亦相矛盾况一國之公議乎此其爲誣罔之證九也李產迪權撥皆伸救任等者也兇黨以二人竝錄于勳籍者欲援引名賢以欺士林也撥之錄功乃在書啓之後尤爲無理安有伸救逆賊而得參勳籍之理乎小人之欲借重於君子者於此可見矣二人之錄勳固非本心而守正奮忠伸救不已竟陷姦穽幾至赤族朝錄其功暮治其罪錄之削之惟其曾臆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不與於邪議而元衡等乃曰必以連源竝參功臣然後勳籍乃固連源心恥

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錄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夫衛社之勳果實不虛則安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爲長久之計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一也兇威雖酷清議不滅街巷之間言或稍正則輒加以庇護逆黨之名至於柳堪只以武定寶鑒不必印看之語流謫遐裔幾死復還夫好善惡惡國人之所同然也何必以淫刑鉗制然後乃息國言之囂囂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其他可證之實難以悉舉天地神祇昭布森列臣等雖無狀待罪近密之地安敢以一言一辭上誣天聰乎殿下欲拒公論而不得其說乃以姦

兇所爲諉諸先后又以璫之在逃爲可疑臣等請明其不然也曾參之不殺人其母灼知而告者至三則不免投杼文定王后當主少國疑之際處分國事其苞桑之計宜無所不用其極而灌等之見信旣非曾參之比姦兇之浸潤膚慙者不止於三人則文定之被欺固其理也若以此歸咎於文定則豈不痛甚乎文定在天之靈亦必有未安之懷矣殿下何爲發此言乎璫之在逃則非他計也元老之捏造惡言固非一日而尹任旣誅則璫之必死雖三尺童子亦可知也知其必死而順受正命者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識之宗親乎姦兇

既以飛語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璫之誅戮亦可悲也
 目今天災時變近古所無而舉國洶洶罔有攸屈臣
 等之竭誠不已者不特為人心世道計也欲為先
 后洗其被欺之羞欲為先王雪其同盟之辱欲為
 恭懿殿伸其受誣之枉 殿下雖不念人心之渙散
 世道之斁敗獨不念先后先王及恭懿殿乎
 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焉

十六劄

伏以臣等伏覩 聖批曰大臣之言猶且不從况其
 下者乎臣等不勝欻望之至自古人君之拒諫固非
 一端大要不明是非而莫適所從耳是非苟明則未

嘗有捨是取非自趨亂亡者也其言是則芻蕘之言
 不可不擇其言非則卿相之言不可苟從今日之事
 若 殿下不明是非也則當親問大臣臺諫反覆論
 詰期於歸一可也不當先以不 允之意確定于中
 不問是非只為牢拒而已也嗚呼國人之情畢達于
 冕旒婦寺之讒莫干於天日 殿下何所取信而必
 欲使是非倒置乎頃者伏覩 聖明答翰苑之批曰
 謀叛之狀衛 社之功皆載於武定寶鑒若然則
 殿下之所信只在武定寶鑒而已夫續武定寶鑒者
 姦兇欺罔 聖母極其誣飾羅織成書無有餘巧自
 謂無瑕可指可傳萬世者也雖然今見其書疵隙百

出難掩其僞適足爲識者嗤笑而已古人有言曰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辭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信乎斯言也臣等不援他說請以武定寶鑒所載明其虛僞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初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芑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彥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可遞衆議皆如此申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李彥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謀叛則李芑順朋等何不直言而光漢產迪伸救若

此乎自古未聞誅叛討逆而禍及士林者也此其爲虛僞之端一也越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陰附尹任謀危 宗社其罪極重而事涉脅從恐不可以一律斷之夫包藏禍心謀危 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罔赦春秋之法尤嚴於治其黨與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此不過構造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怪莫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爲虛僞之端二也權撥 社稷之臣也書 啓之辭皎如星日 殿下試垂睿覽則可以想見其爲人矣撥之伸救如此其至而反錄于勳籍

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自古安有伸救逆賊而得爲功臣者乎此其爲虛僞之端三也順朋因撥之啓而發怒乃上誣罔之疏大禍斯起夫順朋之疏未上則尹任只爲不自安之人灌等只爲稍存形迹之人而已順朋之疏既上則三人乃爲締結謀叛之賊順朋早知三人所爲則何不於面對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救護乎且廷議不然而順朋之疏獨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辨取服定罪可也今也不然獨以順朋之疏爲信而不問三人謀叛之狀朦朧賜死此其爲虛僞之端四也順朋之疏極其誣飾固爲巧密而其論尹任之罪則只舉丁酉之事且曰陰

圖不軌而不能言其不軌之狀所謂不軌者何事耶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罪矣不知而言則其爲誣罔亦明矣此何異於以莫須有三字斷岳飛之罪乎此其爲虛僞之端五也順朋所論柳灌仁淑之罪尤無指的之處灌則以有當立何人之說仁淑則以有默然不悅之色自古安有見其辭色便指爲叛逆者乎且順朋則曰柳灌與首相附耳相語曰當立何人尹仁鏡則曰與林百齡會坐時柳灌入來曰稟 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亦不同姦黨合謀之說自相矛盾乃如此此其爲虛僞之端六也諺簡之說上誣 恭懿至今思之腐心痛骨 文定爲元衡所欺罔不能

不致疑於 恭懿元衡之罪可勝誅哉若非 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矣 恭懿之塞淵寧有交通尹任陰閔兇謀之理乎此其爲虛僞之端七也順朋之疏既上定罪三人之時林百齡曰三人自懷疑懼反有患失之心其漸將無所不至百齡既參元勳得炳幾之號則三人不軌之狀宜無所不知何不明明言其叛狀而乃以患失之漸爲辭乎人臣之患失雖曰有罪若悉取世上之鄙夫而誅之曰汝有患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叛逆之罪者幾希矣此豈理耶此其爲虛僞之端八也錄功之時或以告變或以入侍或以承旨或以史官此則有言可執

矣至如尹元衡韓景祿林九齡萬年尹敦仁崔彥浩鄭瓚申秀涇等一事不載一言不現而乃參勳籍何耶此不過或以潛通宮掖或以交結姦兇而已誅討叛臣若是實事則元衡等之所爲無非出於憂國之誠心何不顯錄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爲大功耶惟其魑魅鬼蜮之謀罔 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故錄其名而闕其迹此其爲虛僞之端九也金明胤貪功樂禍希旨生事誣啓阮璠之事挑生大亂之階夫三人若有推戴阮璠之謀則順朋之疏面對之時何不一言及此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時乃造無形之說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脅任家之老婢

以中姦兒之欲以遂微幸之計乃曰若問毛麟則情狀可知夫尹任雖無識非不辨菽麥之人也謀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乎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一也世遇又曰任陰謀祕計鄭淑儀婢內隱難知之此言尤爲無理謀叛之計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說鄭淑儀婢內隱難於任爲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乎其他從伊玉梅香頓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非病風喪心狂言亂走者也欲舉大事而乃與此等女子說其懷抱乎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二也羣兒所恃而雀躍者只在李德應之供而今據供辭自相乖戾者甚多蓋緣畏死求生胡亂說道故也今舉其一二則德

應曰任謂自 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 大行王昇遐後 大王大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內必以我圖爲不測而終無異意傳位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父爲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爲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與所謂與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絕耶且只稱其共謀而終不能言共謀之爲何事則可見其誣服也此其爲虛僞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實迹辭證歸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玉梅香之

供則曰璠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璠曰汝當立矣從伊
供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興義
供則曰 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
內即使傳位則孰能禦之璠之供則曰任欲議諸朝
廷封 主上爲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前後各人之
招互相逕庭一至於此尙可謂之辭證歸一乎此其
爲虛僞之端十四也姦兇手自粉澤之書其謬妄乃
如此雖欲信之不可得也况當時目覩之人孰不懷
憤含悲欲言而未言乎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而
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姦兇所造之書抑何意耶姦兇
一時之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未爲姦黨

朱子未爲僞學唐之羅織經可爲用法之程式矣天
下寧有是理耶嗚呼 文定扶翊 聖主欲定邦家
其好生愛士之念寧有紀極哉其 教曰予之欲定
人心豈偶然哉又曰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
非所疑也以此觀之 文定好生愛士之本意昭然
可見惟時元衡順朋李芑百齡等左蒙右蔽前遮後
擁必使日月藏光乾坤晦盲而後已姦兇之罪擢髮
難數今若不削此勳不焚此書以暴 先后之本意
則天下後世將以血肉士林濁亂邦家爲 先后盛
德之累矣臣民罔極之痛窮天地而未解也 殿下
獨不念及於此乎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鑒參以臣

等之言反覆相證臣等之言若有差謬則當伏欺罔之罪如其不然則快順輿情以定是非不勝幸甚

四十一劄

伏以人君之急務莫先於明理理苟明矣則是非好惡咸得其正如燭照而權稱矣理有未明則是其所當非非其所當是好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終至於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明理之後又以善斷為貴如或知其是而不盡好之之道知其非而不盡惡之之道則無貴乎明理矣今茲乙巳之事全出於姦兇而反為先朝之玷汚故羣臣之瀝血哀叫者無他為先王也利源不塞四維墜地將無以為

國故羣臣之誓心極論者無他為國家也夫羣臣受先王天地父母之恩其懷沒世不忘之心者誠固至矣殿下之追慕先王則尤切於羣下矣羣臣之愛君憂國必欲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者志固至矣殿下之勤念國家亦尤切於羣下矣夫以殿下追慕先王之誠聞姦兇之欺罔我先王而不以為怒聞姦兇之侮慢我先王要以盟誓而不以為恥聞姦兇所煽之禍濁穢我先朝而不思所以灑之其視先朝之羞辱如秦視越瘠漠然不動乎中則非殿下之追慕先王不及於羣臣也竊恐理有未明而是非好惡不得其正耳假使有人欺罔殿

下則 殿下必罪之侮慢 殿下則 殿下必誅之
而於 先王之事乃不顧念則是 殿下之爲 先
王不如自爲也豈不大可痛哉且以 殿下勤念國
家之志見利源大開以成遺君後親之俗將無以振
起四維而不以爲憂見公論壅塞人心憤悶將有土
崩瓦解之勢而不以爲恤見變異疊現饑饉荐臻政
荒民流無以保邦而不思正名圖治上答天譴下慰
人望而如安寢於積薪之上不知火之將至則非
殿下之勤念國家不及於羣臣也竊恐理有未明而
安危治亂未見其兆耳今者戚里之越法妄訴則
殿下不問曲直而從其請內奴之犯科希恩則 殿

下不問可否而復其役乃於 宗社之大計留時逆
衆則是 殿下之顧念國家不如愛護戚里內奴也
豈不大可惜哉嗚呼 先朝之垢污未洗則雖使謹
於烝嘗嚴於齊潔皆非孝之至者也爲政而正名未
盡則雖使良法日施美令日下皆非治之至者也伏
願 殿下格物而明理明理而善斷使是非好惡咸
得其正不勝幸甚

擬陳時弊疏

伏以民依於食國依於民無食則無民無民則無國
此必然之理也今年大旱振古所無兩麥已盡秋苗
又稟而上自度支下至上農儲蓄罄竭哀哀赤子散

之四方剝樹啖草山童野豬強者起爲盜賊弱者填于溝壑 殿下之國近於無民矣靡神不宗圭璧既卒而茫無靈效是神祇不享也 下教求言詞旨勤懇而罕聞直言是臣民不應也嗚呼上則神祇不享下則臣民不應餓殍積于道路而無粟可賑邊釁兆于南北而無兵可守 殿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漢臣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殿下臨御四年而非常之災可愕之怪不可殫紀天之譴告警懼者其亦至矣尙且政踵舊弊治效

渺茫則傷敗之至指日可見矣自古亂亡之國必由於君上荒淫宰輔貪邪醞釀成亂未有君明臣謹而厲階自生者也當今 聖明當宁少無失德權姦埽迹朝著清肅而生民失所國勢岌岌將與叔季昏濁之朝同歸於亂亡臣誠愚昧未燭其理晝夜潛思而得其說焉其失在於宜更張而不更張耳程子有言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此言眞今日之急務也流俗之輩固不足以語此矣朝廷大小臣僚豈盡無憂國之誠救時

之策乎誠恐 殿下安於舊習不喜建明故有口不言耳噫羣臣之不言者固不免吾君不能之罪矣致羣臣之如此者亦 殿下之所當自反也 殿下卽昨之後近臣之劄耳目之章草野之疏凡幾達于冕旒之下乎法言則責以過越而不信異言則視爲尋常而不省大事則諉以重難而莫敢舉小事則付諸該司而爲文具卒致嘉謨讜論悉歸騰口仁義之談雖發於 經席之上塗炭之苦未解於圭華之下國事日非職此之由所貴乎求言者在於聽用其言救亂持危而巳有言而不用則何事乎求言宋人有言曰城門閉則言路開城門開則言路閉今茲上天

之震怒極矣下民之生理竭矣人心搖動而四境嗷嗷仁不能加惠猛不能施威危亡之禍瞭然於目前三尺童子所可明知此與城門之閉何以異哉如是而下情之達悉無所施則今之言路可謂開耶不開耶嗚呼以 殿下之聰明剛斷欲爲堯舜文武之治力非不足而因循姑息不自振奮圖治之難甚於超海趨亂之易速於走丸臣誠問迫直欲一抱斧鑕慟哭于闕庭而未由也今日救弊之策百計難措只有變易常轍生財活民昭雪幽冤慰輿情而巳小臣敢冒百死以竭一得其一曰減 御用以舒民力祖宗朝生齒繁盛田野盡闢物產豐殖故府庫盈溢

民力有裕今則生齒凋耗田野荒蕪物產鮮少而進
貢不減常規經費不能量入故府庫虛竭民膚剝盡
其勢必至於公私俱無尺布斗米之儲然後乃已也
損上益下今日之所急也臣請自 御膳御衣一切
進供之物及闕中日用之需皆三分減一推此量度
凡八道進上貢物皆三分減一夫如是則 恩澤下
究民受實惠矣議者必以進貢之物不可減損為辭
此則不然昔帝堯以四海之富自奉不過茅茨土階
糲飯藜羹而已人臣愛君以德當以帝堯為法不當
以衣食之奉為重也且饑饉荐臻民無子遺四方進
貢無路辦出則雖欲三分減一其可得乎孰若少損

於今日而末為長久之利乎其二曰正祀典以改頹
黷 祖宗垂統謨烈不顯而祭祀一事不遵先王之
制殊非可繼之道黷祀不敬之失姑置勿論國家經
用祭需居半竭生民之膏血以崇非禮之祀 祖宗
在天之靈豈無未安之懷乎臣請考古禮以明祀典
於 文昭 延恩殿只設朔望祭於各 陵寢只祀
六名日至於昭格署摩尼山等不正之祀一切革罷
夫如是則祀事得正而 祖考來格經費減半而公
私兩饒矣議者必以 祖宗所定奉先之禮不可輒
改為辭此則不然目今太常供祭之需窘束殊甚今
年若歉則後年難繼國用既乏民力亦盡薄正祭器

無物可實則雖欲一月一祭其可得乎孰若量減於今日而未勿替於萬世乎其二曰省官司以汰冗員我國之大比於中朝不及一道臣見中朝官職衙門不倍於我國可見我國之官司太冗也至於八道郡邑過多或有坐守無民之地者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烏得而不困臣請倣唐虞建百之制內而各司可併者併之外而列邑可合者合之只存有掌之官悉捐不急之員夫如是則朝無幸位民有餘力怨之者鮮悅之者衆矣議者必以祖宗官制不可輕變沿革重事不可輕舉爲辭此則不然循常而守故者以治承治者也隨時而變通者以治救亂者也法久

弊生勢所必至而權姦濁亂國非其國者久矣今若不解變通徒欲因舊則此乃束手待亡之術也若使窮民轉爲逆民郡邑爲大盜所據俸祿不足以頒給則雖欲因舊勿革其可得乎孰若預爲之謀使無盡散百官之患乎其四曰斂浮費以助國用國家浮費甚廣不可枚舉姑言其一二則內帑之財多歸於供佛兩宗雖廢而忌辰之設齋自若也淨業不毀而後宮之崇奉依舊也至若別設瓦署欲業孤寡而反爲宰樞土功之利點視軍裝欲整戎器而反爲酒肉糜費之資其他各司贖布摠歸無用之地不過資其公辦而已臣請斷自聖心視官府爲一體悉以內

帑付之戶曹其奴婢之貢令有司收納 忌辰等奉
佛之事痛洗前習一切不行撤去淨業院使 先王
後宮毋得變形以示闢佛之意罷別瓦署等無益之
費百官只給月俸使自備點心而禁其公辦內而各
司外而監司守令所收贖布作紙悉歸之戶曹則一
歲所得不知其幾千匹矣斂虛費而有實蓄不加賦
稅而國用不乏矣議者必以內帑之藏不可粹廢贖
布之收近於瑣屑爲辭此則不然人君富有一國倉
廩府庫莫非吾財只在取之有節用之有度而已何
必別爲私藏以累清明之德耶若使府庫一空而軍
國之需方急則內帑之財必不得爲私蓄矣不若早

歸有司之爲愈也至於贖布則本是公家之物非胥
吏所當擅用也金作贖刑唐虞之制也豈可譏以瑣
屑使有用歸無用耶其五曰重外任以委字牧王政
莫先於愛民而能盡愛民之責者莫切於守令漢宣
帝有言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宣帝雖
傷於綜核大甚而此言則可爲求治之一助也是故
周之六卿分理六卿漢之三公先歷三輔誠以公輔
之材非試於臨民則無以驗其實故也至如今之監
司古之方伯卽周召之舊職也其責莫大焉豈可諉
以外任而輕視之乎今日用人輕外太甚文官之稍

有名望者一切不任守令必爲物論所棄然後乃得分符是故爲守令者自知前程不遠不復爲盡心撫字之計善者隨分度日惡者瘠民肥己而已民生安得不蹙哉監司之除雖重於守令而亦不精擇堂上二品之列負時望者或授其任則憮然自失疑有物議苟無別擇之命則率擬充位之人巡遊列邑不過載妓縱酒而已黜陟安得公明乎民爲邦本而撫民不得其道誠可嘆也臣請文官之初授六品者例試吏治在臺侍之列者輪次補外觀其政成驗其賢否然後還除內職循吏則超資擢用使一時登庸者多出於州郡且擇大官之才德兼備者委以方伯之

任勿以周年爲限率眷蒞于大府限以三年如兩界監司之例以俾宣化成績夫如是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庶有治平之望矣議者必以許多州縣安可一一擇人爲辭此則不然州縣固不可一一擇人矣但守令之恣於爲惡者不過無所忌憚而已若使出入臺侍者處于列邑之間曉夕有還朝之望則彼貪吏之環其邑者畏其威聲必知自戢矣是擇一人而使衆人止惡也其效豈淺淺哉其六曰雪誣枉以快衆心夫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故民心悅豫則和氣致祥民心怫鬱則乖氣致異當今民心之怫鬱者殿下亦嘗付度而得其情乎天下古今之寃

枉莫大於乙巳諸賢臣今悉陳則日力不足請言其略中廟末年尹任與尹元衡不協有大小尹分黨之說仁廟既立無嗣明廟是貴介之弟元良之望不在他人特仁廟初立未及正位儲副耳當是之時雖愚夫愚婦孰不知明廟當爲仁廟之嗣乎一朝禮陟膺圖承統天人之意得矣豈有異議哉羣兇乘時肆毒不計宗社安危徒以報怨射利爲事其意以爲不以叛逆爲名則無以熒惑上聽劫制朝廷故乃造飛語以動宮掖設嚴刑以取誣服又慮只治大尹之黨則恐士林不服清議不息故多引知名之士加以逆黨之號以參夷之典隨之舉一

世之忠賢悉陷叛逆之深坑羅織日熾鍛鍊日酷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嗚呼李彥迪之賢已達于宸聽泮宮諸生至以從祀爲請則此豈黨逆者乎舉此一人可見諸賢之枉也乙巳之禍國家所未曾有也羣兇已死公論漸發明廟末年有意昭雪而竟未果焉殿下初立慈殿遵先王遺意微示昭雪之旨朝野懽欣庶見國是歸正而需恩中止輿情未厭嗚呼小人之誤國亂政者只得售姦於一時無以欺明於後日而乙巳羣兇尙得鉗制衆口于既死之後使吾聖主不得洞照其姦狀臣竊痛焉神人之憤歲久益甚列聖在上

於昭于天想必震怒欲假手于 殿下矣近日白仁傑稍發其端而後無繼之者可見朝廷循默成習無謬謬之風也己酉之禍實因乙巳而發年少狂童憤其父被罪時出怨言乃遭天倫之變適值姦兇方欲立威之際遂成大獄廣殺無辜至今思之腐心墮膽也大臣既以己酉爲可雪矣己酉可雪則乙巳不言可知矣卒領議政沈連源是臣祖母之從母弟也臣祖母生時往連源家連源初錄衛 社之功與其妻相對而泣祖母生時語臣曰功臣大利也沈公乃泣可謂賢哉臣少時不忘其言到今始知連源雖被賈錄功而實知諸賢之非罪故潛傷如此也乙巳之冤

天神鑒于上地祇證于下臣若妄言則叛逆之罪宜加臣身伏願 殿下垂恩於枉死之賢赫怒于構禍之姦 特命一切昭雪給其職牒還其籍沒其時擅權之姦兇悉奪官爵因削衛 社之勳以此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夫如是則上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下以洩朝野久鬱之憤人心胥悅天意亦回矣昔者宋神宗觀鄭俠之圖命罷新法民皆抃舞久旱得雨今日安知亦有如此之應乎小臣少遭喪患心氣損敗到今尤甚精神減少脾胃積傷胃膈痞塞本以無狀添此痼疾決不能堪論思補袞之職 國家天地父母之恩無路仰報夙夜嘆傷不能自止苟

可以利國安民者則臣不敢愛身故輒陳肝膈之要冀效涓埃之補伏願 殿下不以人廢言咨詢廟堂舉而行之數年之內國不饒民不給天心未豫年穀不登則請治臣以誣罔之罪以爲越職言事者之戒

代白參判

仁傑

論時事疏

伏以昊天曰明日監在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聲是故因災警懼改紀其政者罔不治且興焉玩災因循安於習非者罔不亂且亡焉恭惟 主上殿下以聰明睿智足以有爲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時臣鄰聳動黎庶顛望今四年矣而治不師古政多踵弊迄今不見上應天心上答民

望近日非常之災慘酷之變疊現層出赤地千里種不入土生民流散餓殍相望臣生七十餘年而尙未見切迫之災有如今日者也上天之仁愛 殿下必欲其警惕振奮者其亦至矣罪己求言盛意藹然四方善策宜乎輻輳而側耳有日寂無所聞一國之人豈盡無救時之策豈盡無憂世之誠乎良由不知殿下之誠與未誠故不敢冒陳耳 殿下曩日亦嘗求言矣臣不敢知取某策而救某弊也近臣之疏耳目之章非不累達而 殿下之答一則曰過越二則曰過越或斥之以訛言或諭之以不可行或邈然無所可否然則 殿下之求言應文備數而無其實也

下焉者縱有良謀高見孰肯爲 殿下抽肝摧腎以
做一場虛具而已乎嗟乎今之國勢其亦岌岌矣溝
壑之民無粟可賑悖倫之俗無教可施大臣非無憂
國之念而憚於變法不務遠大之猷具僚非無蘊奇
之士而恬於固位苟避生事之譏拱手熟視坐而待
亡不幸而夷狄乘釁起於南北窮民弄兵遍於四境
則雖有善者末如之何言念及此不勝痛哭也今日
之弊條陳而悉數之則日亦不足矣 殿下誠欲撥
亂歸治則盍反其本矣其本豈非 殿下之一心乎
殿下當卽位之初 下教曰生於閭閻不知學問又
教曰萬機之暇學不專一夙夜憂懼此正學如不及

猶恐失之之盛心也又教曰號令之發豈能得宜生
民利害罔知攸濟此正后克艱厥后之盛心也臣不
知 殿下至今尙存此心而不容少懈歟臣於其時
旣以敬之一字獻焉又以正心爲急務此非臣言乃
聖賢之遺訓也故 殿下嘉納之曰當置諸左右而
省覽焉臣不知 殿下至今尙置左右而省覽不倦
歟大學論語孟子斯三書者修己治人之道罔不備
載讀此三書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今 殿
下於此三書旣已貫穿融會矣何不體之身心眞踐
其域使生民得蒙至治之澤乎 殿下資非不美也
欲非不寬也權綱非不總攬也 殿下之不治不爲

也非不能也奈之何仁義王道付之空言弊政痼習比之成憲尙不奮發大志以慰輿情耶漢臣劉陶有疏曰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卽損於聖體故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此言真今日之藥石也程子有言曰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此言真今日之急務也伏願 殿下惕然自省振發精明誠心向治然後咨詢大臣警勅百僚上下相誓痛絕舊習挽回世道期效三代使大臣悉心推訪訐謨之士相與講求治具盡改疵政

進上貢物量宜減損諸色卒隸式均苦歇除一族切鄰之弊禁列邑無名之稅其他可施之策不可枚舉苟可以便國利民者深究其方期於必行則國事及今猶可爲也少緩數年則無及矣 殿下有教曰昔者于公慟哭三年旱今日不知其幾于公慟哭乎因命疏放滯囚好生之德溢於言表瞻聆所暨孰不感戴第念宥有大小政有緩急先其小而後其大務其緩而忽其急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也今日之冤孰有大於乙巳己酉罪籍而今日之政孰有急於昭雪誣枉慰悅衆心乎伏願 殿下善推好生之心渙發作解之音乙巳己酉籍沒之物悉

令還給士林之名在罪籍者悉復職牒夫如是則忠
魂感泣于幽冥士類興起於昭代國是歸正衆心可
一矣士類之興國是之正固是急務而褒崇先正使
後生有所師表者亦不可緩也臣謹按卒 贈領議
政趙光祖以性理存心以繩墨律身以達不離道爲
事業以致君堯舜爲規模愛君如父竭誠盡瘁不幸
橫罹讒構雖不得考終其流風遺澤沒世愈著至今
士林尊尚道學貴王賤霸者皆光祖之功也我國邈
在海隅文獻無徵箕子以後寥寥千載不聞儒者之
作麗末鄭夢周始倡理學而猶未大著我 朝金宏
弼遠紹其緒爲士子矜式而未克達施無事業可攷

惟光祖奮乎衰世馨德夙播譬如青天白日有目者
莫不識其清明聞風振起者景仰山斗其不闡絕學
之功優於夢周宏弼也伏願 殿下力扶道脈追念
賢臣使得從祀文廟則多士悅服作成可期矣嗚呼
眞儒之作歷代所罕况我東方人物眇然必求學若
程朱然後乃可尊崇則尊崇之典何時可舉乎必求
才若程朱然後乃任輔弼則輔弼之位何時可備乎
已沒之賢如光祖者足以尊崇矣見存之賢亦豈無
可責任者乎當今人望無出李滉之右未審 殿下
以李滉爲何如人耶議者或以滉爲可繼程朱之統
或以滉爲無致用之才皆非知滉者也滉之懇乞致

仕也論者或以爲道不行矣引身而退或以爲與當路不協浩然而歸此亦皆非知滉者也愚臣妄料滉之學問固精律身固嚴而常以學者自處未嘗以知道自許其懇辭大任者不過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而已昔者孔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滉之求退亦吾斯未信之意也非以不合於世悻悻而去也滉之自處誠得其道矣但以一世觀之人望所屬無逾此人豈可聽其長往乎賢者去國士林失望 殿下不欲圖治則已如欲圖治非委任李滉則無以慰士望而收俊乂矣雖然致滉之道不在於下書翩翩而在於至誠待之信用其言而已 殿下

若不奮然振作剷除舊習而徒事姑息玩歲愒日則雖使孔孟程朱日侍 經幄必無啓沃之功矣一李滉其如 殿下何哉苟如是則寧許退閒使全其義可也不必 召命相續徒爲驛路之弊也伏願 殿下先定聖志深改昨非然後以災異切迫國步綴旒之意 下書咨問俾盡所蘊因求應召期以必用則滉受 國厚恩愛 君之誠倍於他人想必幡然上來羽儀 王庭矣如臣者少旣無學老益衰敗精神茫昧耳聾語錯在臣之義所當還歸桑梓以全晚節而貪戀 恩寵強顏負乘取笑當時貽譏後世臣罪大矣今年昏耗益甚處事顛倒決不可久玷名器而

目覩饑饉荐臻邦本顛蹶危亡之禍迫在朝夕故只欲一言而退庶幾少答 聖恩之萬一伏願 殿下恕其狂僭傾心下採而許臣致仕使不得罪於識者則公私幸甚

辭應教兼陳所懷疏 壬申

伏以小臣疎才淺學素非適用之器釋褐登仕苟求升斗之祿謬踐館閣玷汚名器一朝反顧仰愧俯怍自度立朝難效涓埃求補外郡庶幾陳力豈期事不從心術非識務科斂之徵不擇疲癯逋逃之役毒遍鄰族革而更張非距心之所得爲立而視死又鄒孟之所深訶欲決棄去恐負 國恩遲回勞瘁遂成心

恙加以風寒外感氣血內傷眼眩體萎殆不運身被効歸來杜門調養今將周歲呻吟甫歇頭腦之間眩氣猶盛精神茫茫如在夢中少有勞動輒生他疾此證不瘳當爲廢人夫以臣之迂陋無取雖康強無疾其於國家無異雀鼠之在太倉置之溝壑固不足惜况沈痼在身理合退黜者乎孔子曰舉諸枉錯諸直民不服當今 聖明臨御朝著雖清巖穴之間豈無遺才隱德可勤徵辟者哉 側席綸音未聞旁求而天書之下疊到臣門旋辭旋 召月不虛度舉錯之宜恐不如此蟣蝨微臣濫叨非分累拒 朝命豈但取笑一時貽譏後世而已哉將致吹毛之口四面而

集不敬之謗相和而起罪戾叢積無以自解伏惟
聖明天覆地載動植之物咸囿仁澤豈不能容一微
臣養病田野安靜自守潛頌 聖德也哉且臣非山
林不售之士也廁迹玉堂叨侍 經幄亦非一再發
言無章陳策乖時亦 聖明之所洞照也 殿下豈
真以臣爲可用而必欲召致也哉第因銓曹注擬循
例加 恩而已 聖明舉錯四方觀瞻豈可不擇其
人輕下 恩命以懈四方觀國多士之心哉伏願
殿下重惜名器鑒察愚衷 下教銓曹擇材授職
許臣休官獲安其所上以慎盛代之舉錯下以遂微
臣之分願公私幸甚臣今跽伏草茅病與衰謀愛

君一念無路自致敢因祈免之章兼獻一得之懇伏
望 殿下勿以人廢言焉 殿下嗣服之初 聖體
清健 玉音鏗鏘入侍之臣相顧欣悅以賀萬載無
疆之慶頃年以來 玉候漸不如初以至今日 龍
顏殊瘦於舊 天語不能洪暢讀經之音侍臣僅辨
臣雖廢處壟畝竊參朝野之憂亦已久矣迄未聞大
臣問 候明醫獻技汲汲調治之舉若以爲傳聞過
實則 聖教自有病不離身之語若以爲 聖候實
愆則廟堂殊無憂懼悶慮之容臣誠愚昧未曉其故
豈 殿下微有諱疾之念而大臣承順不敢以疾病
爲說耶抑 殿下謏諸微恙不以爲憂而大臣亦不

知病根之淺深且厭騷擾不敢頻入藥房耶無乃
殿下都無親信之臣臣鄰亦少愛敬之誠泛然若秦
視越瘠耶此非在野之臣所敢知也 祖宗付畀之
責億兆顛若之望萃於 殿下 殿下之一身是二
百年 宗社安危之所係也今日之憂孰有大於調
護 聖躬者乎豈宜大小恬然朝舖暮啜而已耶人
有血氣受病有兆調病之方治心爲上若不深究疾
病之所由生拔本塞源則瞑眩之投徒傷元氣而已
臣今謹以三說仰塵 睿鑒一曰清心以養德二曰
任人以省事三曰親醫以察候所謂清心以養德者
心官善思則耳目不能蔽泰然居位百體從令聲色

不能爲撓疾不能爲祟伏想 殿下氣質清粹學
問高明志慮必正嗜欲必淡而竊聞太醫以 聖躬
受傷在於腎經聲音失常最爲深憂臣竊怪之反覆
思之而得其說焉人之稟氣有厚薄猶井之儲水有
深淺也水在於井有終日汲而不減者有一二挹而
已竭者人亦如有縱其嗜欲不知自止而猶享康
寧者有少乖保養輒生疾病而艱難調攝者人見縱
欲之康寧調攝之艱保遂以酒色爲無害謹慎爲無
益此非知命者也今以 聖上志慮之正嗜欲之淡
猶不免愆度失音則安知 聖質清粹有餘完實不
足必加百倍調養之功然後乃得 玉體之康寧耶

伏望 殿下智慮已正而益慎於微嗜欲已淡而益謹其防明天理人欲之分適飲食節宣之宜喜怒當理動靜遵度養氣養德合而爲一焉所謂任人以省事者人君之職得其道則身逸而國治失其道則身勞而政亂何謂人君之職信任君子退斥小人公以莅事寬以容衆受直諫以補不逮革弊法以救民生務摠大綱不親細務如斯而已昔者舜任九官無爲而治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子茲此所謂身逸而國治者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君行臣職不能長世此所謂身勞而政亂者也古之聖王求賢如渴委任責成良爲是也今 殿下之所倚仗而

委任者爲誰廷臣擔當大事奉公忘身者亦爲誰耶機務叢集無所委任則 聖心恒勞而和豫之候恐不可以日月期也伏望 殿下博鑒精採務辨賢邪知其爲君子則任之勿貳知其爲佞人則斥之勿疑虛心坦懷正表率下大官使行其道小官使盡其才治平之術撮其綱領文簿之繁不以經意勿摘微以爲明勿拒諫以爲辯處靜居簡舒體怡神治病治國合而爲一焉所謂親醫以察候者清心省事是調病之本藥餌鍼石是治病之具其本固當務其具不可捨也今世之醫罕精術業視色視言雖不可得切脈觀候猶或庶幾伏望 殿下命擇明醫日直藥房或

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入診 聖脈講求攝養之方
商量對證之劑必待 聖候眞元日滋神氣日寧榮
衛和暢膚腠潤澤然後乃令退去本末兼舉期於五
福並臻焉竊念人之疾病發作雖暴疼痛雖深而有
形可覩有迹可尋者庸醫之所懼而扁鵲之所易也
若其精神不爽氣脈不調內無發作之形外無疼痛
之迹而眞元日弱莫知其所以然者扁鵲之所憂而
庸醫之所忽也今 殿下之疾旣自護諸微恙而世
醫又無扁鵲之見廷臣亦不以爲切己之憂上下相
蒙玩日愒月臣竊痛心每欲瀝血籲天而不敢者也
今臣畢命嬰疾分甘廢棄覆載之恩仰報無期區

區一牘實吐至誠伏願

聖明垂意加念焉

論朋黨疏

伏以小臣稟受素弱形孱氣虛生丁不辰早失怙恃
巨創之餘心血俱傷加以性度迂疎識見昏昧內忝
論思學不足以補闕外叨字牧才不足以活民壟畝
儉安旣避事於平時宿病纏身又不效其小技有臣
如此將焉用之 聖恩如海淪肌浹骨百爾忖度圖
報無路馱疾還鄉杜門自省寢不安席食不知味竊
有愚忠可效獻芹者敢冒斧鉞之誅畢陳無隱伏願
殿下試垂睿覽焉小臣離京日久頃者入城察見風
色殊異平昔有志之士深懷隱憂入則仰屋竊嘆出

則駭目相顧頓無治世氣象竊怪其故徐詢厥由則蓋以卒領中樞府事李浚慶將死進言以破朋黨爲說 殿下深信其說疑朝廷已亂朋黨已成而朝臣之疏劄皆諉以自辨之辭莫之深省故臣鄰之惶惑如此臣雖無狀私心痛之噫浚慶位台輔荷重任殿下平日素所倚仗而臨死自以爲獻忠者切切焉惟朋黨是憂則 殿下之深信固其理也雖然聽言有道不可重外而內感知人有術最宜觀行而察心竊詳浚慶之爲人以剛嚴自守以清儉自律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爲賢相也哉顧其氣質之稟病痛多端非無好善之心而識見不明非無憂國之念而才器

不足非無愛士之志而矯亢自高夫識見不明則察理不精而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才器不足則不能釐補穿弊振舉綱維而因循姑息取人譏侮焉矯亢自高則守正挺立之士望望然不入其門而讒諂面諛之人雜進於其庭焉夫以不明之識見重之以矯亢之聲色內受媚悅之言外招具瞻之刺浚慶之相業從可知矣此非臣言也國人之公論也嗚呼朋黨之說何代無之惟在審其君子小人而已苟君子也則千百爲朋多多益善苟小人也則一人亦不可容也况於成黨乎若不問邪正輒疑其朋黨而欲破之則東京黨錮之禍白馬清流之慘未必不作也

夫一林甫足以誤唐一蔡京足以亡宋則小人之釀亂豈待有徒之寔繁乎自古論明黨者莫辨於歐陽脩之論莫切於朱子答雷正之書 殿下試取而觀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昭然可見矣臣何敢更贅於其閒乎第以今日之事言之未知浚慶之所謂朋黨者指何人耶當今權姦已盡餘孽熄氣雖不可謂無小人而莫敢公然翕訾無聚徒同惡之迹則固不可以朋黨目之也隨行逐隊旅進旅退者不知其幾而各私其身各保其祿則尤不可指為朋黨也惟是愛君憂國奉公杜私者屈指無幾而公論依之得以稍行浚慶之所謂朋黨者無乃指此等人乎今日之朝

廷 殿下固以為已亂而臣亦不敢以為已治也第未知 殿下之所謂已亂者指何事耶臣之所謂未治者臣請言之夫所謂朝廷之治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紀綱整肅百度俱貞發政施仁黎民皞皞之謂也今日則不然上不見道揆之經邦下不見法守之盡職紀綱不振百度俱弛臺諫不見重而言路多壅王澤不下究而邦本不固王道為迂遠之路美令為文具之辭至如正供都監之說三載于茲而不能革弊救民徒取文簿朝筆暮削坐糜廩粟卒無所成閭巷愚民尚且竊笑况於識者乎設施如是而以爲已治者非愚則佞也今日之朝廷 殿下固以為不和

而臣亦不敢以為已和也第未知 殿下之所謂不和者指何事耶臣之所謂未和者臣請言之夫所謂朝廷之和者大小一心同寅協恭三公秉勻於上百僚奉職於下得失相規可否相濟心和氣和以召天地之和而至於巖穴之士亦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莫不願立於朝廷之謂也今日則不然大臣歷變於權姦斬伐之餘僅保其身故每創前禍務欲安靖而士林疑其偷士氣稍作於 聖明臨御之日汲汲於整紊圖治故言論忼慨不襲近規而大臣疑其激此則其迹雖似不和而其心同歸於憂國不害其為和也於是羣小之矢志快快者潛伺間隙簧鼓彼此苟

自從

非曠度弘量明燭是非者烏能不動於浸潤之說乎加之以流俗雷同不悅古道曹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者滔滔皆是以學問之士為好名以性理之說為迂闊以守職為愚以直言為訐惟是含糊鶻突專事舖啜者乃能無責於父兄免謗於時議而人有為善者則吹毛覓疵洗癢指痕必求其非笑之資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而一有所失則眾口爭咻竝與其善行而棄之故為善者身危人有為惡者則恬不為怪反以為此乃庸常之人固當如是而不為之深嫉故為惡者心放習尚如是而以為朝廷已和者非惑則詐也嗚呼今日之事可謂已亂亦可謂不和

而猶有所恃而望治者以 殿下有帝王之資而一
二臣爲人望所屬者乃能深被 聖眷士氣有所賴
而漸興公論有所倚而漸行故也豈可使朋黨之說
攻其所恃而使士氣摧沮公論消縮乎浚慶少時稍
有士望及居相位無所建白清議始詆其尸位浚慶
不思回光自勵而反怒其議已故近年以來漸與士
林相阻既與士林相阻則讒諂之輻輳理所必然也
去年間都下喧傳狐鼠之輩欲陰害士林而浚慶爲
之主云識者皆以爲 聖明如日中天魑魅魍魎必
不敢銜怪而且浚慶雖荒奚至於誣陷清流乎於是
公論欲發而中止以今日所言觀之則安知去年之

傳播非虛語也哉嗚呼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浚慶之言果實則廷臣
明有朋黨惡背公行私者矣 殿下當明辨而精
覈之必得其人而放流之逆諸四裔可也豈可悅而
不釋從而不改使姦慝肆志而莫之禁乎廷臣若無
此等人則是浚慶之言或激於忿憤或出於錯亂非
徒不忠反挑大禍之源也 殿下當深斥其非明告
羣臣使君子仰悌而得盡其忠小人讐伏而莫售其
姦可也豈可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使冰炭同器薰蕕
混臭乎嗚呼 殿下以破朋黨之責委重於大臣大
臣非不知浚慶之妄言而不能披肝瀝血竭誠陳達

顧乃含糊兩可似若廷臣有朋黨者是誠何心哉夫廷臣實有可破之私黨則大臣當是是非非激濁揚清使君子得與小人屏迹可也豈可徒以數行辭說姑爲塞責之計耶若廷臣實無可破之私黨則是浚慶之言爲嫉嫉之嚆矢陰賊之赤幟也決矣大臣當論破其辭力詆其失使人人曉然知此言之流毒如烏喙之必不可食水火之必不可蹈可也豈可以憂國之誠心妄加稱讚以致 殿下不能不動於先入之說乎此豈大臣格其非心能好能惡之道哉且浚慶以正直行行平生自許而位冠百僚榮享五鼎可以不顧禍福知無不言以報 聖主矣苟見廷臣結

爲私黨則何不於作相之日入告之際明白痛陳以絕柔道而乃於屬纊之際始敢發端又不明言某人結爲朋黨而乃爲隱語以致 殿下舉羣臣而并疑之哉此則無他浚慶所指爲朋黨者皆負一時清望主張公論者也若明言姓字則不特得罪士林而歸於小人雖 殿下亦疑其妨賢病國矣故藏頭匿形鬼談蜮說如此正直行行者果如是乎古人將死其言也善今人將死其言也惡嗚呼異哉臣竊取浚慶之辭而復之再三則其錯亂之言不特此一說也何以言之浚慶所謂 殿下於致知之功思過半矣者何言之容易乎浚慶頃刻就木之人豈有求婚之心

哉此不過理有未明言不得中耳 殿下其亦聞此言而自反乎格物致知雖曰大學之始教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不能涵養而能致知者未之有也今 殿下以睿智之資不能遠法三代挽回世道而惟近世常規是拘是守舉錯未服輿情朝著未見親臣不信臺諫而受善漸不如初未祛宿弊而撫字不能如傷私護內司而叛奴間有投屬凡此數者皆志士之喟然慨嘆者也竊恐 殿下於致知之功未能過半也浚慶之言果實而不虛乎浚慶所謂有違拂之辭時露英氣以振警之者此言何謂也英氣最害事尋常學者亦當磨礱涵蓄不露圭角况人君臨億

兆之上居自肆之排乃以英氣加人乎臣伏觀 殿下聰明絕人而有輕士獨馭之志才智拔萃而有超詣自用之意接人發言之際英氣固已太露矣古之匡君者補其所不足節其所有餘故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進英氣之說以匡 殿下則是勉高明以剛克也如以火濟火以水濟水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浚慶之言果可補闕而拾遺乎浚慶又以唐之文宗宋之仁宗同條竝舉則此昧於臧否豈知治亂之幾者乎宋仁宗賢君也而其世治唐文宗闇主也而其世亂今者不分賢愚治亂而皆諉之牽於私黨則浚慶之言果得觀史之法乎浚慶所謂身無過舉事無違

則而一言不合排斥不容者未知指何人耶果有斯人則 殿下當疇咨大臣而收用之豈容但已乎雖然浚慶權衡不平藻鑿不明其以有過者爲無過以違則者爲無違也明矣安足取信乎若其不事行檢不務讀書高談大言結爲朋友遂成虛僞之風者則此豈特浚慶之所當排擯哉士類之稍知向方者皆當揮而斥之矣雖然浚慶之所憂者其亦淺淺矣夫士之欺世盜名者以其有可欺之資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以其似是而非故也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無可刺無可非而同乎流俗合乎汚世自以爲是而不喜學問之名忌嫉道義

之士者此乃君子之所深惡而治世之所痛絕者也若其不事行檢不務讀書高談大言者則此乃愚人而止耳妄人而止耳三尺童子亦知侮笑曷足以欺世而盜名哉浚慶彼之不憂而此之深憂豈非淺淺之見乎但蒼蠅止棘變亂黑白則以有行檢者爲無行檢以有學問者爲不讀書以憂世正論爲高談大言矣程子尙被無行之劾朱子尙遭僞學之謗市有虎而曾參殺人罔極之讒言何所不至哉若虛僞之風則固不可長而亦不可嫉人之虛僞而竝疑一世之實才也已卯年間善類登庸人慕清名俊又布列於斯莫盛而好名之士未免雜進色厲內荏者扼腕

而馳騁今之追咎己卯者皆以此藉口其亦未之思乎夫膾炙能躡天下之珍饈而夏月藏之不謹蒼蠅汚穢則人皆唾棄此豈膾炙能躡之罪哉道德仁義天下之至寶而學者不能爲己求名於世則反爲姦究粉飾之資此豈道德仁義之過哉今見虛僞之可惡而欲竝與實學而俱廢則是惡蒼蠅之汚穢而遂以膾炙能躡同於土炭也天下之理寧有是耶今殿下旣惡虛僞之風則當審其舉錯務得其實不可只形於語言而已也若殿下不務好賢之名而惟務好賢之實則虛僞之人安敢仰干天威乎何謂好賢之名聞人善名羅致于朝不問道義之如何啓

沃之當否徒以爵祿榮寵羈縻不放之謂也何謂好賢之實聞人善名致敬盡禮旣立于朝則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名不虛得也則信之深而任之專使之行道展才致君堯舜之謂也夫爵祿榮寵虛僞者之所慕悅也賢者豈屑屑於是乎若富貴其身而不用其言則好名者競進而賢者不肯受其籠絡矣此虛僞之風所以長也浚慶之所憂者果在於此乎今殿下誠得賢者旣隆其爵又用其言使之展布所學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一君子足以引衆君子而朋黨之名無以啓讒人之口矣何憂朝廷之不靖和氣之未臻乎浚慶之言果出於此乎以臣觀之

四條之說皆是謬妄無一可取安知非臨死昏憤失其精神其所云云者不出於本心也哉嗚呼當今上天之震怒極矣下民之生理竭矣餓殍積于北道而倉廩告罄戎蠻接于門庭而兵勢單弱觸事寒心苟延歲月而只有區區公論之一脈尙未斷絕所賴而求安者只此而已今者朋黨之說為拔君子之鉗錐招小人之麾旌而將舉一脈之公論並絕之矣噫嘻甚矣苟非至不仁者胡寧忍此乎 殿下既以朋黨疑羣下則是上不信下也羣臣亦疑 殿下確守先入之說則是下不信上也 殿下歷觀古史曾有上下不相信而其國不亂亡者乎 殿下之朝廷豈可

因一老臣臨死亂言而破壞也哉臣之肝膈粗陳於前臣所深憂不止於此昔者先大夫趙光祖輔佐中廟將興大平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好惡明白是非截然而動舊之臣深懷憤嫉於是南袞沈貞等設機伺隙潛啓北門因弄毒舌魚肉士林志士悲慟于今未已而今之議者反以辨別是非為光祖之過而歸之於已甚之地流俗之惑有如是夫所貴乎君子者以其扶陽抑陰黜邪陟正以清朝廷以壯國脈故也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今若陰陽不分黜陟不明親媚豺狼保養蛇蝎而自謂得中則是亦小人而已何足謂之君子乎嗚呼

穀在田而雀耗之米在倉而鼠竊之君子在朝而小人害之必然之勢也今者不深罪小人之害正而反以君子之不容爲過則是見雀鼠之耗竊穀米遂欲荒其田而廢其倉也此豈近於情理乎今之人物眇然雖不若己卯之濟濟而士氣稍興公論稍行則舊臣之不悅古道者豈無反唇非笑未滿其意者乎幸賴大臣善於調護彌縫兩間使不至撕捱耳大抵己卯以後姦臣代執權柄頤指氣使百僚風靡犯之者家破觸之者身碎唯唯諾諾者得保首領故當其時也爵高者行卑官要者才下今日之舊臣皆出於斷方爲圓舖糟啜醢之餘若求其剛直不屈伏節死義

之士則豈舊臣之所能當哉公論之不許者良以此也雖然捨生取義君子所難不可以是責之人人則安可樂以舊臣歸之於無用之地哉夫以舊臣爲老成而授之權柄固不可以舊臣爲無能而一切不用亦不可要在各稱其職各得其所耳今者朝臣之中大姦大慝如南袞沈貞者雖不可謂必有此人而亦不可謂必無此人也浚慶之說一出而流俗之輩多有是之者不幸而袞貞之姦潛伏周行復啓讒喙舊臣之素懷非笑者隨聲應響牢不可破而 殿下又不免爲先入之說所移則己卯之禍復作於今日矣士林何辜 宗社何依言之至此不勝痛哭伏惟

殿下明目達聰芻蕘必詢狂夫之言亦有所擇臣雖至愚所言則社稷之計也伏望 殿下乎心易氣舒究深思然後廣召廷臣下臣此疏使辨是非臣言果非則 命治臣以欺罔之罪以爲越職言事者之戒臣言果是則 命攻破浚慶之說曉告中外以解臣鄰之惑而慰安其心以振士氣以扶公論而勉諭舊臣使之各安其分各盡其才以靖朝廷以召和氣宗社幸甚士林幸甚臣言既竭而更有微誠可盡吐露者伏願 少寬不測之威而傾意採納焉臣在京城伏見朝報則 玉候愆和藥不見效求見明醫臣誠憂悶達朝不寐人之稟氣鮮得俱全清者少完濁

者多實臣伏觀 天容稟五行精英之氣明粹異常竊恐血氣之完實或有所未至也 春秋鼎盛百神扶相而微恙彌留鐘音未亮在色之戒保養之術伏願 殿下深留睿念焉臣言如妄則罪當萬死而宗社臣民之福可勝言哉如或不妄則朝野之憂寧有紀極千金之子尙知自愛坐不垂堂况 宗社百神之主宰四方萬民之父母而自愛之道有所未盡乎小臣與俗矛盾蹤迹孤危痼疾沈綿學問茅塞心灰仕宦望絕當時而葵藿一念耿耿猶新不量疎遠敢罄丹衷如使一得之言有所補益於 聖朝則臣雖枯死寂寞之濱亦可謂少酬 聖恩之萬一矣臣

誠激于中言不知裁無任戰慄屏營之至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四

